

第三十七章 广学会

刚过晚上7点，礼查饭店二楼的餐厅里除了角落处还有一张供4人坐的圆桌子空着，其他地方已经基本满座。客人虽多，并无喧闹，这是西式大饭店特有的格调。茶房们踮着脚尖来回走动，餐具碰撞的轻微叮当声伴随压低的耳语声，没有一丝杂乱。

客人们在喃喃细语。笔挺的夜礼服和风雅的仪态，使在这里就餐的各种人物看上去风度翩翩。这儿有轻松饮酒的美国商人，家人团团坐的俄国人，互相耳语的英国太太，带着保姆陪伴孩子的德国父母，和最近日益见多的日本客人以及他们穿和服的夫人。

餐厅经理，一个献殷勤恰到好处的马来亚人，穿着燕尾服，正在亲自为多年未上门的贵客唐廷枢，和唐廷枢宴请的客人高易律师，推荐酒品。

“今天有1872年的勃艮第葡萄酒。”

“很好吗？”

经理介绍了那年的雨量。“干得很，有一点淡淡的甜味。”

“那我们试一瓶。”

在经理的招呼下，茶房领班拿来一瓶酒让唐廷枢看过酒瓶上的年份，打开软木瓶塞，倒出一点点样酒。唐廷枢幌动杯子，闻一下，啜了一口。

“很好，这瓶留在这里。另外，告诉吧台调两杯威士忌加冰块，放一点点苦艾酒。记住，只要一点点苦艾酒，放满酒瓶盖子那点剂量就可以。”

领班请他们点菜。主人点了鱼酥和珍珠鸡胸，客人点了对虾和牛腰肉。高易把菜单归还领班时，吧台酒保送来了威士忌鸡尾酒和下酒的熏鲑鱼。然后，经理笑吟吟地和手下们退走。

餐厅经理之所以这么隆重接待唐廷枢，既是因为这位赫赫有名的仪和洋行前买办很久未上门就餐，也是因为最近听说唐廷枢要被李鸿章提升到比开平矿务局总办更重要的职位上去当官。经理并不知道，在矿务局总办和下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之间，唐廷枢曾经蹲过监狱，最近刚从天津监狱释放。

丰盛的晚餐就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展开，从鸡尾酒开始，然后上菜，每道菜更换搭配的酒。席间，高易向好几年不在上海的唐廷枢介绍了公共租界西人圈子里的变化：曾经为远东最大的丽如银行，对锡兰的咖啡作物大量贷款，因为咖啡歉收，银行宣布破产；仪和洋行伦敦总部的总裁史高塔嘉典爵士正在家族内部寻找帮手；仪和洋行大班威廉凯塞克的弟弟詹姆士凯塞克，他是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董事长，最近当选为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香港上海汇丰银行获得英国政府颁发在远东发行钞票的特许权，改名为上海香港汇丰银行，成为上海首席西资银行；林泰勒主持的仪和丝厂开工，有缫丝机200部，为上海最大的丝厂；上海跑马总会里有人提议将一年两季春秋赛马改为一年三季春夏秋赛马。

唐廷枢向高易介绍了开平矿务局，一家继轮船招商局后成立的官督商办企业，曲折的创办史。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直隶省开平镇正式挂牌设局，被李鸿章委为总办的唐廷枢去天津，上海，香港招商集资，以每股100两银子的价格，发行8000股，共集资80万两银子。开平煤矿使用进口设备，西人工程师，华人矿工采煤。1881年开始投产，当年出煤3613吨；第二年1882年，产量增加10倍，出煤38383吨；第三年1883年，产量又增加1倍，到达出煤75317吨。为了避免堆积，尽快把煤运到沿海港口，唐廷枢和美商旗昌洋行合作，修成大清版图上第一条标准轨距的铁路，却伤害了靠运煤谋生的骡马商队。这些商队的主人联络拿他们红包的矿务局官员，以铁路行车震动东陵的皇帝墓地为名，禁止铁路运煤，并把唐廷枢逮入天津监狱。

说到这里，唐廷枢喝了一口酒，用又厚又硬的绣花餐巾擦去嘴角的食物残渣，叹了一口气。

口气。“后来，我从监狱里偷偷带信给李鸿章大人，请他邀约朝里皇亲贵族试坐火车，每人车桌上放一杯茶，火车从起点到终点，茶杯没有打翻，以此证实火车不可能震撼100多里外的皇家墓地。这样，才把我从天津监狱放出来，允许火车运煤。”

唐廷枢的谈话，使高易觉得与其说是有些事情要跟自己商量，不如说是找一个可信任的人聊聊心里话。难道说，聊聊心里话，就是唐廷枢这个精明的中国官商邀请自己来豪华晚餐的目的吗？可能在开平煤矿那个官督商办的环境里，必须谨言慎语，人会觉得孤独。唐廷枢下面的话，打消了高易这个猜想。

“有件事非常秘密，要跟您分享。我连儿子都没有告诉。你一定要把它当作机密来对待。”

“您瞭解我，唐总办，您的秘密我守得住。”

“这件事对我非同小可。”唐廷枢开始很慢，措辞极为小心地说，“据李鸿章身边的人透露，成宣怀正在清查当年轮船招商局与旗昌轮船公司并购前夕曾经购买旗昌股票而后获利的人。我很清楚成宣怀，当他和您站在同一边时，他是天堂里下凡来帮你的天使；当他和您站在对立面时，他是地狱里爬出来害你的魔鬼。我已经完全脱离轮船招商局，但是我不愿忽视徐润被逼破产的真实原因。在天津蹲监狱，我总结出对付成宣怀最好的方法。凡是成宣怀荐来的人，要尽量慷慨，他要一角，我给他五毛，他要一元，我给他五元，借花献佛比拒绝那些笨蛋要容易。但是，对过去并购旗昌时已经发生的事情，我是无法推翻重做的，对吗？”

“您是指什么范围的事？”高易感觉即将听到核心话题。

“招商局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前，我买下1000股旗昌股票。并购成功后，我套现赚了55000两银子。据我所知，当时成宣怀也这么赚了一笔。徐润会办出事后，我担心成宣怀要针对我这笔交易做文章。我想出一个善后方法，想听听您的意见，在法律层面上，我的方法是否可行。”

“我会毫无保留的贡献意见。”

“我要把这笔交易设计成替某种慈善事业赚钱，为慈善事业捐款。这样成宣怀就难以给我按上利用官府内幕消息，为个人谋利的罪名。同时，我需要保持对这笔钱真正的支配权，只是名义上不在我的名份底下。法律上能不能做到这样？”

唐廷枢温文尔雅地笑着，等待高易的回答。

“有这样一种安排，叫做慈善信托帐户。您不是这个帐户的拥有人，但您是这个帐户唯一的支配人。这个帐户，根据《公共租界商团法人注册条例》，是免税的。这个帐户金钱来往的保密受租界法律保护。您把买卖旗昌股票的本金和利润，存入这个慈善帐户，从此就没有人可指责您借公利私，因为禁止查帐。”

“听起来，这种帐户是专为我设计的。那么，什么时候我可以把钱从这个帐号收回来呢？”

“永远不能。一旦钱入这个帐户，就不能收回来。但是，您可以永远支配这个帐户里的钱作任何投资，作任何慈善捐款。最重要的是，您可以指定谁是您身后的支配人，从而把这笔钱的支配权留在家族里，世代代传下去。”

“我可以用这个帐户的钱买地皮吗？”

“可以。地皮的产权属于这个信托帐户。”

“我可以用这个帐户的钱盖房子吗？”

“可以。房子的产权属于信托帐户。”

“买一辆马车呢？”

“可以。使用者是您，名义是为慈善事业奔走。”

“我是否需要用帐号里的钱做慈善捐款？”

“每年必须向工部局捐务处报告全年的慈善支出，不计多寡，有就行。”

唐廷枢不再发问。细节却像礼查饭店外的黄浦江水，涓涓滤过脑海。他特别注重细

节。生活就是由细节构成的。但是他不会对同一个细节问不休，只有傻瓜才需要对每个细节解释两次以上。

对于唐廷枢来说，银子主要的运用不在于个人生活消费，而在于成功的投资造就伟大的事业。站在事业巅峰，据高临下，往下俯视多多少少仰仗自己鼻息的中小企业所带来的成就感，满足感，这才是银子的真正价值所在。把银子划到信托帐户后，除了每年做些装点门面的慈善事业（本来自己就要做些慈善事业的，对吗？），自己照样可以支配这些银子在商界呼风唤雨。换个户名，又有什么关系呢？

“唐总办决定这么做的话，可于明天到鄙事务所找琼司律师办理成立慈善信托帐户的手续。”

唐廷枢露出欢乐的表情。“这将是我多年来最愉快的一笔投资。。。啊，汤来了。”一个高个子茶房左手放身后，右手托着一个大银盘，来到桌边。领班紧跟在后，从银盘里端下盛汤的瓷碗，放到客人桌前。“绅士们，地中海蔬菜汤。”

唐廷枢用银质汤匙，从里往外舀汤，尝了一口，满意地向领班点头。领班和茶房笑嘻嘻地退下。

“请。”唐廷枢对高易说。

高易拿起银质汤匙，却又放下汤匙。“唐总办，有件事我不明白，不知您是否方便开导？”

“请讲。”唐廷枢停下喝汤。

“既然和官府一起做生意，不那么愉快，为什么还要继续合作呢？凭唐总办的学识，经验，人脉，从上海到香港，不知有多少多少洋行，银行，华商想跟您合作经商，不是照样赚钱吗？”

“赚钱是一回事，办工业是另一回事。在中国，道路，矿藏，都在朝廷手里，办工业能绕过官府吗？我在天津监狱里想通了。像我和徐润这样的商人，商场上考得满分，官场

上却考得不及格，因为我们看不起官府，把官府当成多余的累赘。这样就使我们跟官府格格不入，还能避免吃苦头吗？只有把官府当成鬼神一样，每天烧香磕头，鬼神就不来烦我。你们信耶稣基督，每天要祷告，道理是一样的。还有一点，不要把事情做得太好，要让官府看到还有成长空间，我才有太平日子。徐润在招商局出事，就是因为并购旗昌轮船公司后，招商局登上大清航运第一把交椅，官府还要我们这些人留在招商局干吗？”

唐廷枢把官府，鬼神，耶稣，相提并论，使高易大开眼界。

“这么说，唐总办给开平矿务局留了很多成长空间？”高易笑着问。

唐廷枢压低声音。“从某种角度讲，跟您谈这件事，我很不好意思。现在每年出煤24万吨。我跟李鸿章讲10年里可以到达每年50万吨。”

这时，餐厅的古董钟开始敲9下。唐廷枢掏出怀表，比较钟上的时间，伸出右手食指，轻轻触到怀表上的秒针，向前挤了半分钟。

越过唐廷枢的肩膀，高易看到餐厅的玻璃门推开，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洋人，却都穿中式马褂长袍。走在略微前面的那位，50多岁，清瘦，毛发稀疏，淡茶色的眼珠紧紧压在细长的眉毛底下，鼻子又窄又直。走在略微靠后的另一位，至少年轻10岁，络腮胡子修剪的整整齐齐，眉宇间有一条“T”字伤疤。

高易一眼认出年纪较轻的那位是传教士李提马泰。年长的那位，很眼熟，高易顿了一下，猛然想起这不是自己在大清江海关上班时的上级，江海关总税务司爱尔兰人赫德爵士吗？

马来亚餐厅经理快步向两位刚到的客人迎去，边走边不停地殷勤点头，引领李提马泰和赫德穿过宾客满座的餐厅，到达角落处那张唯一空着显然是为他们保留的餐桌，一路上仿佛洒满玫瑰花瓣。

高易的眼眶湿润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唐廷枢注意到高易的目光。“认识他们？”

“岂止认识。”

高易把李提马泰和赫德的身份，以及他们跟自己的关系告诉唐廷枢，使后者肃然起敬。

这两位客人的到来，像微风拂过水面产生涟漪，在餐客中引起一阵骚动。认识李提马泰的人不多，认识赫德，或希望结识赫德的人却不少。有些客人已经离桌，去和赫德寒暄，团团围住角落处那张餐桌，挡住了高易和唐廷枢的视线。

高易决定等人潮退去后，再过去打招呼。便把话题拉回到唐廷枢的慈善信托帐户。

“唐总办，明天如果您乐意让琼司律师帮您开慈善信托帐户的话，他会给您一张清单，上面罗列工部局认可的慈善事业。如果您从那张清单上挑选慈善项目，将大大简化捐务处承认这个帐户的免税地位。”

“就您所知，清单上有些什么慈善项目？”

“华人小学，皇家地理学会图书馆，教会，医院，墓地，公园，公共交响乐队。。。等等。比如说，这个帐户投资地产，把其中一部分捐作公园，或是小学操场，或是医院院址，都可以算作慈善项目。”

就在高易娓娓解说各类慈善项目时，茶房领班握着一只小银盘，盘里有一本皮革封面的小本子，来到桌前。唐廷枢以为那是餐后甜点的菜单，却看到领班把小本子放在高易面前，用手势做了个“请”的动作。

高易打开小本子，里面夹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乔治，今天方便的时候，请过来一叙，有事相商。李提马泰。”

高易朝那张桌子看去，传教士和总税务司身边的人潮已经退去，他们正在边喝边谈，目光有时朝自己方向看来。高易在便笺上写下：“餐后我就过来。谢谢。”把小本子还给领班，用眼神打发领班把小本子送回去。

知趣的唐廷枢晓得高易餐后有事，不便多耽搁，就向领班点了热果仁圣代冰淇淋加糖

浆，作为结束晚餐的甜点。

唐廷枢和高易等待甜点上桌的时候，在角落处那张桌子上，李提马泰和赫德在喝餐前酒。和讲究饮食的唐廷枢不同，他们嗜好各自家乡的啤酒。李提马泰喝的是威尔士黑啤，赫德喝的是爱尔兰燕麦啤酒。他们的餐桌虽然放在角落，却和其他桌子分得很开，周围留有很大空间，体现了餐厅经理替他们安排在这处座位享有谈话隐私的优点。

自从李提马泰山西救灾大获成功后，原先抵制他的山西巡抚曾国荃，彻底改变态度，主动向朝廷和邻省的封疆大吏推荐他的服务。曾国荃的后任山西巡抚张之洞，甚至邀请李提马泰放弃传教工作，留在山西，加入政府，将修铁路，开矿，开厂的富民建议付诸实现。李提马泰的名声在大清政府上层传开。北京城里，为大清服务多年的总税务司赫德对这个同胞传教士特别感兴趣，希望通过传教士在中国社会的基层经验，充实自己对大清政府现代化的施政建议。赫德刚拟定为了中国利益的改革草案。他希望在草案发表前，得到李提马泰的评语。得知李提马泰在上海募捐，赫德以考察江海关上海分关的工作为理由来到阔别多年的上海，和李提马泰见面。

晚餐前，赫德已经让李提马泰看过自己准备提出的改革草案如下：

- 1) 聘任贤能；
- 2) 开采矿产；
- 3) 改良河道；
- 4) 修建铁路；
- 5) 建立邮政服务体系；
- 6) 成立政府银行；
- 7) 筹建海军。

然后，赫德请李提马泰列出传教士在基层曾经向地方官员提过的建议和得到的反响，作为修改自己的改革草案的参考。在赫德看来，自己的草案对象是大清中央政府，而李提

马泰的建议对象是地方封疆大吏。如果能把两者合为从上而下，从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努力，大清帝国才能脱胎换骨，进入现代社会。

李提马泰曾经提过的建议有：向山东巡抚丁宝楨提出开矿，兴建棉纺织厂；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修铁路；向陕甘总督左宗棠献上世界历史图集；向山西巡抚张之洞介绍贝西默钢铁冶炼法，用来在山西炼钢，生产铁路钢轨；向北洋事务衙门建议引进现代教育；向英国公使和北洋事务衙门同时建议确立宗教自由的原则，减少宗教冲突。

赫德听完李提马泰曾经提过的建议，很满意后者毫无保留的实在。“您的建议都很具体。那么您对我的草案有什么修改？”

“赫德爵士，我曾经提出过的所有建议，得到的最初反应都是半信半疑。这种半信半疑，碰到胆大的官，抱着不妨试试的心态，会照我建议的去做，做得顺利，半信半疑就变成全心全意。遇上胆小的官，抱着怕事的心态，什么都不试，半信半疑永远停留在半信半疑。所以，我觉得，必须在最短时间里打消中国官吏的半信半疑，不然您的草案只会搁在空阁。”

“怎样在最短时间里打消中国官吏的半信半疑呢？”

李提马泰的回答是组织三个代表团：第一个代表团由皇太后信任的亲王领队，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团员，做一次环球考察，亲眼目睹西方国家的现状；第二个代表团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出国考察各国教育制度；第三个代表团由帝国的宗教领袖组成，出国考察各国宗教现状。

“俄国彼得大帝隐姓埋名，观摩列国，把西欧的制度带回俄国，成就俄国改革大业。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经是向英国公使馆扔过燃烧弹的偏激分子，去伦敦大学留学后，回到日本，完成起草宪法的使命。把这些故事，组织代表团出国的方法，和爵士的草案一起递上去，比单独递上爵士的草案要有效。”

就这样，晚餐前，总税务司和传教士奠定了向大清帝国政府提出改革的草案细节和

推动执行草案的方法。

晚餐时，总税务司和传教士的话题从帮助大清帝国改革转换到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洋人在这场改革中的身份定位。

“李牧师，我很羡慕你，身为传教士，每隔三五年，不是募捐，就是浸礼会开会，名正言顺可以回国一次。我呢，三十多年里，才回国两次。”

“为什么？”

“我的身份两头不讨好。英国方面，上自领事下至商人，总是抱怨我利用海关协助中国人，有违大英的利益。中国方面，即便海关收入增加几十倍，海关分关增设到香港，澳门，西藏，汉城等地，但是连李鸿章这样开通的人，竟然还在提防我出卖中国。所以，为了避嫌疑，三十多年里，我才回国两次。第一次是1866年回家乡和医生的女儿结婚。第二次是1878年，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巴黎博览会，会后在伦敦休假两周。最近，英国外交部有人提议任命我当大英驻大清公使，从大清总税务司摇身一变成为大英公使，绝不是我主动谋求的，我谢绝了，结果上议院还是授予我爵士，引起李鸿章他们新的猜疑。”

“如果大清政府采纳您的草案，改革成功，一切就好说了，对吗？”

赫德伸出一只手，掌心朝上，像是在试试有没有下雨。

“如果改革成功，我想我该退休了。我不喜欢独自死在中国，假若我真要走的话，宁可途径伦敦去天堂。”

赫德的悲哀表情使李提马泰感到意外。”日久见人心，总税务司的忠心耿耿，总有一天会被大清认可。”

“或许会吧。”

“根据我的经验，只要您真心替中国官员办事，您会赢得他们的友谊。”

“您太乐观了，两场鸦片战争，割地赔款，羞辱了中国人。他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民族的力量虽暂时沉默，有朝一日必会唤醒，到那个时候，中国与其他国家平起平坐，我

们西人在中国的优越地位将会保不住，具有讽刺的是，我们正在商讨如何帮助中国早日到达那个地步。啊，大律师来了。。。您好，乔治！”

高易结束和唐廷枢的晚餐，如约来到赫德面前。高易和赫德已将近三十年未见面。上次见面时，高易是大清五品江海关税务官，赫德是大清三品署理江海关税务司。现在，高易是公共租界头牌律师事务所的主持人；赫德是大清一品江海关总税务司，大英帝国爵士。但是，这些头衔和成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两人发现对方头上都添了很多白发，脸上皱纹纵横，高易胖了，赫德背驼了。

“总税务司还拉小提琴吗？”

“我现在有一个20位华人用中国乐器替我伴奏的乐队。乔治，喝点什么？”

高易同桌坐下，点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用眼睛陪伴赫德和李提马泰享用他们的晚餐。

“乔治，我刚才正在跟提马泰讨论能不能真正赢得中国人的友谊。提马泰的答复是肯定的。我没有他那么乐观。乔治，凭你在上海租界的经历，你觉得中国人对鸦片战争带来的割地赔款是怎么想的？”

“赔款无疑是一种伤害。割地就不那么简单。割地有两种：一种是把有人居住已经开发的地盘挖走，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大清为了酬谢俄国调停，将海参崴割给俄国人；另一种是把无人居住的荒地挖走，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大清割让香港，租借上海外滩给西欧洋人。前一种割地对大清造成实质伤害，后一种割地对大清非但没有造成实质伤害，反而造福周边地区的华人。1840年，英军登陆广州，遭到广州郊区华人抵抗；英军占领香港，却没人抵抗。为什么？因为那时香港简直无人居住，是个荒岛。那时的上海外滩也一样，除了坟墓，晒鱼网的渔民都没有。过了40年，看看今天的香港，今天的上海，几十万华人生活在这两个地方。没有我们西方人的努力，哪里来这两片亚洲大陆最先进的华人社区？中国老百姓在大清政府管理下过什么生活，在租界工部局管理下过什么生活，区别是

显而易见的。”

“所以，你觉得华人不恨割地？”

“租界里的华人不恨，租界外的华人恨。”

”租界外的华人比租界内的华人多得多，所以，乔治，你同意我的观点，不可能赢得中国人的真正友谊，对吗？”

高易两手一摊。”我没有认真想过。我想的是传教士刚才写纸条要我过来，有什么事情需要我效劳？”

李提马泰接过话题。“听说过‘同文书会’这个机构吗？”

高易点点头。“愿闻其详。”

”同文书会‘是我在烟台的传教同事法学博士韦廉臣牧师创办的出版社。它的宗旨是：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便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同文书会‘发行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时事评论月刊，和名为《儿童报》的少年知识读物。令人担心的是，韦廉臣牧师最近健康很差，为了继续他的这份事业，‘同文书会’已改组为‘广学会’，总税务司是会长，我任代总干事。我的想法是要把‘广学会’的读者从教徒扩大到非教徒，成为启蒙整个中国社会的推手。为此，需要您高易律师帮忙。”

“请讲下去。”

李提马泰停止就餐。开始佈道一般向赫德和高易讲述他对“广学会”的理想。

“说到启蒙中国社会，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是各个省政府的职责，当它们对自己的需要有所瞭解并知道如何去满足这个需要时，它们会有所动作。所以，我想您们会同意我的一种看法，启蒙中国社会应该从启蒙中国政府下手。我们不可能结识每一个高官，不可能接触到在帝国政府中拥有重要地位的每一个读书人。然而，帝国最重要的行政官员，各省学政，各县教谕，书院院长，还有他们的子女，这部分人，我

作过估计，大约有44036人，我们是可以顾及到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想邀请尽可能多的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参加‘广学会’，用他们传教之外的专业知识，投稿出版丛书和小册子，把各行各业的科学人文知识，通过在各省会成立销售点或赠送点，送到我上面说的4万多华人手里。我打算把《万国公报》改成报导国际事务的月刊，读者对象是帝国的上层官员，唤起他们对帝国以外世界的兴趣，引导他们对国际事务建立跟上时代的观念。我打算设立奖金，专们授予中国人所写的有关社会进步和民众启蒙等各种课题的优秀论文。”

说到这时，李提马泰停顿一下，喝了一口威尔士黑啤。高易以为传教士已经讲完。

“对于这么伟大的计划，我能做什么？”

"别急，会轮到您的。目前，我已经拟定一个70道题目的清单。有二十多位富有教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哲美森已经答应法律方面的书籍写作。总税务司底下的海关朋友承诺就相关税务的题目写文章。中西书院院长林乐知博士答应为《万国公报》增加内容。德国传教士花之安博士承诺写作《自西向东》，那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两件事情打底：资金和印刷。乔治，在操作这两件事情上我特别需要您的帮忙。”

李提马泰又停顿下来，喝了一口酒。高易没有再发问，而是等待传教士继续发挥。

"我需要贵律师事务所监管‘广学会’收到的一切海内外捐款和收入。仪和洋行的麦克格莱尔先生是‘广学会’的法定财产管理人，他希望贵律师事务所指定专人在这方面给他帮助。”

"愿意效劳。”

"印刷方面，我曾经由托玛斯牧师介绍，找‘美华书房’印刷韦廉臣牧师的作品《格物探源》，效果很好。但是，光靠一家印刷厂不能满足‘广学会’的需要。希望贵律师事务所能替‘广学会’在公共租界物色更多靠得住的印刷厂。同时，在‘广学会’总部正式

迁来上海办公之前，请贵律师事务所追踪记录各家印刷厂替‘广学会’所印刊物的数量和日期。“

高易连连点头表示接受委托，心想传教士要办的事情大概就这些。

赫德在传教士发挥宏论的时候闷声吃完大餐，用又厚又硬的绣花餐巾擦嘴。这时笑着问律师：“乔治，最近你有没有脱不开身的大案？”

“事务所里现在有两个能干的合伙律师帮我，案子都有他们具体在办。”

赫德和李提马泰脸上的笑容扩大了。

“乔治，总税务司是替我问的。最近，华北又发生饥荒，发生地点又是在没有电报，不能电汇的地方，我要去香港募捐，脱不了身。有一笔银子想请您押运，因为您有成宣怀发的救灾通行证。”

“又是山西？”律师问。

“不，这次是山东。”